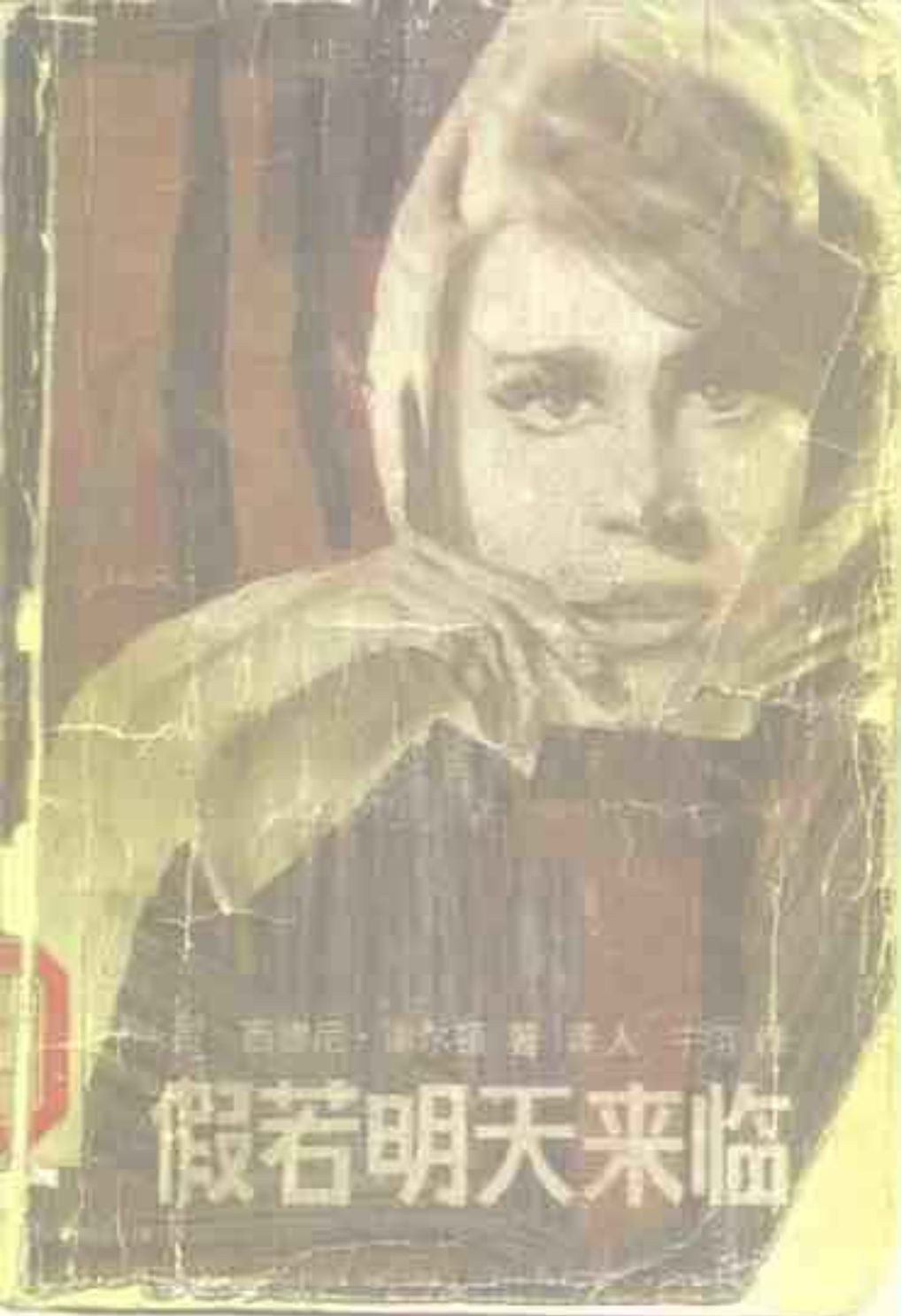




作者：西德尼·谢尔顿 译者：李可群

假若明天来临



外国通俗文苑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黄人宇 译

假若明天来临

漓江出版社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 帧：刘绍葵

• 外国通俗文库 •

假 若 明 天 来 临

〔美〕西德尼·谢尔顿

龚人、宁翊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14.875 插页2 字数337,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100,001-400,000

统一书号：10256·198 定价2.35元

译本前言

施咸荣

西德尼·谢尔顿这个名字对我国读者并不陌生，自从《天使的愤怒》在我国翻译出版并在读书界引起广泛反响之后，谢尔顿的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在我国翻译出版，有一些还先在报刊杂志上连载，然后以单行本问世。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谢尔顿的小说确实写得精彩，拿我国的一句套话来说，“既有社会意义又有艺术技巧”。迄今他的小说已译成数十种文字，光是原著已畅销七千五百万余册，在西方世界出现一批“谢尔顿迷”，谢尔顿每出版一本新著都要率先抢购，先睹为快。

谢尔顿已年近七十，虽是古稀之年，创作力却仍很旺盛，每隔两、三年就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他本来是一个剧作家，二十五岁就小有名气，写的三部音乐剧竟同时在百老汇上演。他总共写了二百五十多部电视剧、三十余部电影剧本和八部舞台剧，是剧作家、导演兼演出人，已获得过奥斯卡奖和托尼奖。六十年代末改写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光着的脸》是侦探小说，出版后获得好评，接着出版的《子夜的另一边》（1973，一译《午夜情》、《狰狞的夜》）在评论界与读书界都引起轰动，很快拍成电影，卖座情况空前，被

列为保留节目。此后作者专事小说创作，迄今已出版长篇七部，包括《镜子里的陌生人》（1976）、《血缘》（1978）、《天使的愤怒》（1980）、《女强人》（1982）和《假若明天来临》（1985）。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美国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黑暗面，所写的主题都是很严肃的。从写作技巧看，它们由于注重情节，故事曲折，场面惊险，因此常常被视作惊险小说或通俗小说，但也有少数评论家认为谢尔顿的小说已打破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界限，可称作通俗文学中的严肃小说。

《假若明天来临》是谢尔顿的最新作品，也被某些西方评论家称为他的“最佳作品”。全书主要写一个有思想、有品行、有作为的女青年被诬为盗、冤枉入狱以及侥幸出狱后变成真正女盗的动人故事。主人公翠西遭诬害的经过、女囚的生活、出狱后的复仇、迫于生活而为盗、一桩桩的诈骗案和盗窃案……这些描写如此扣人心弦，读时简直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翠西是刻画得有血有肉的人物，她的处境很值得同情，后来乃是社会迫她为盗，但她仍有一副侠骨义肠，专与为富不仁者为敌，并把盗窃来的一部分不义之财捐献出来作为周济出狱的女囚之用。她确是谢尔顿迄今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

本书由龚人、宁翊二人合译，龚人译1—18章，宁翊译19—34章。各章标题是编者加的。

1986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译本前言	施咸荣
------	-----

第一部 陷 落

一、最后一次电话	(3)
二、决不能放过他	(6)
三、圈套	(27)
四、入狱	(47)
五、“鲜肉到了”	(53)
六、女牢之夜	(62)
七、假若明天来临	(74)
八、怪物	(81)
九、“母牛”	(87)
十、监狱长	(102)
十一、千钧一发	(114)

第二部 雪 恨

十二、迷人的女秘书	(129)
十三、灵巧的修理工	(151)

十四、法官落网.....	(162)
--------------	-------

第三部 女冒险家

十 五、弃儿.....	(173)
十 六、夜盗.....	(193)
十 七、失而复得.....	(201)
十 八、杂耍天地.....	(210)
十 九、“我知道她是谁”.....	(239)
二 十、与大师较量.....	(243)
二十一、珠宝商中计.....	(266)
二十二、东方快车失窃.....	(291)
二十三、“库伯太厉害了”.....	(308)
二十四、迷人精.....	(314)
二十五、古堡取宝.....	(321)
二十六、假假真真.....	(333)
二十七、单身女贼.....	(358)
二十八、逛遍马德里.....	(363)
二十九、目标：50万美元.....	(375)
三 十、神机妙算.....	(379)
三十一、空中掉包.....	(398)
三十二、天生一对.....	(417)
三十三、窃听.....	(439)
三十四、鸽子飞了.....	(458)

第一部 陷 落



一、最后一次电话

新奥尔良

2月20日，星期四，晚11：00

她神情恍惚，慢慢地脱衣服。脱光之后，挑了一件鲜红的睡衣穿上，这样血迹将不会那么显眼。多莉丝·惠特尼最后一次环顾她的卧室，确信住了三十多年的这个亲切、安适的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小心翼翼地取出手枪。那是一把黑亮的枪，摸在手里冰冷。她把枪搁在电话机旁，给住在费城的女儿拨电话，她听着远方电话铃的回响，那边终于传来柔和的一声“喂？”

“翠西……我想跟你说说话，孩子。”

“妈，真没想到是您，太高兴了。”

“我没把你吵醒吧？”

“没有。我在看书，正要上床睡觉。查利和我原打算出去吃晚餐，可天气太糟糕了，这儿正下大雪呢。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

唉，居然谈起天气来了，多莉丝想。我有那么多话要对她说，可又不能说。

“妈，您在听我说话吗？”

多莉丝·惠特尼朝窗外望去。“这儿在下雨。”她暗自寻思：这一切真象在作戏，象希区柯克*拍的电影。

“这是什么声音？”翠西问。

打雷。多莉丝心乱如麻，竟然没听到雷声。新奥尔良来了暴风雨。天气预报说，有连阴雨，气温华氏六十六度，傍晚转雷阵雨。出门请带雨具。她再也不需要雨具了。

“是打雷，翠西。”她强打精神，想把话说得轻松一点。“跟我说说，你在费城过得怎么样？”

“妈，我象童话里的公主，”翠西说。“谁也不会象我这样幸福。明天晚上我要去见查利的父母。”她故意郑重其事地压低嗓门说：“去会见切斯纳特山的司丹诺卜家族。”她叹了一口气。“他们家可是名门望族。我紧张得象是怀里揣着兔子。”

“别担心，好孩子，他们会喜欢你的。”

“查利叫我不必担心，他喜欢我。我也非常爱他。我真想让您快点见到他。他真好。”

“我完全相信。”她永远也不会见到查利，永远也不能享受抱外孙的乐趣了。啊，不能想这些事。“他知不知道，能够娶你为妻是交了天大的好运？”

“我也老跟他这么说，”翠西笑了。“别光说我啦。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身体好吗？”

你的身体好极了，多莉丝。这是拉什医生说的。你能活到一百岁。这是对生活的一点小小的讽刺。“我感觉很好。”只要能跟你谈话。

“有男朋友了吗？”翠西开玩笑地问。

* 希区柯克(Hitchcock)，擅长拍惊险片的美国名导演。

自从五年前翠西的父亲去世之后，尽管翠西一再怂恿，多莉丝·惠特尼却想也没想过再交一个男朋友。

“没有。”她改变了话题。“你的工作怎么样？还是那么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查利不反对我结婚以后继续工作。”

“那好极了，孩子。他好象很会体贴人。”

“是的。您见了面就知道了。”

轰隆隆响了一声巨雷，象是戏台上发出的效果音响。时候到了。再也不要说什么，该道别了。“再见，孩子。”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发颤。

“妈妈，婚礼那天再见。我和查利定好日子之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您。”

“好的。”最后这句话总还是要说的：“我非常，非常爱你，翠西。”多莉丝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

她拿起枪。主意定了就不能犹豫。她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勾动了扳机。

二、决不能放过他

费 城

2月21日，星期五，上午 8：00

翠西·惠特尼走出公寓楼的门厅，钻进灰蒙蒙的雨帘。那夹着雪的雨不加区分地既下在由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着在市場街上奔驰的豪华轿车上，也下在北费城贫民区那些门窗上钉着木板、被抛弃的旧房屋上。雨洗净了豪华轿车上的尘土，也湿透了被遗弃的一排排旧屋前堆积如山的垃圾。翠西正去上班。她以轻快的脚步从板栗街朝东边银行的方向走去，高兴得简直想大声唱起歌来。她穿着鲜黄色雨衣、雨靴，一顶黄雨帽掩不住她那一头栗褐色艳发。翠西二十四、五岁，长着活泼、聪慧的脸庞，嘴唇丰满诱人，水灵灵的眼睛能在转瞬间由柔和的浅绿变成墨绿色。她身材苗条，象运动家。她的皮肤能显出从半透明的乳白到玫瑰红等各种色调，那要看她是生气了，疲倦了，还是忽然间激动起来。母亲有一次对她说，“真的，孩子，有时候我都觉得认不出你来了。你简直象五颜六色的彩虹。”

翠西走在街上，人们转脸朝她微笑，羡慕地望着她幸福得容光焕发的脸。她也向人们报以微笑。

这样兴高采烈未免有失体统吧，翠西·惠特尼想。我将来嫁给我爱的男子，给他生儿育女。这就到顶了，谁还会指望更多的幸福？

走近银行的时候，她朝手表瞥了一眼。八点二十。再过十分钟，费城信托银行的大门才会向银行雇员们敞开，但负责国际部的资深副行长克拉伦斯·狄斯蒙已经在关闭外围警报器，打开大门。翠西喜欢观看每天早晨的这一例行仪式。她站在雨里等候，看着狄斯蒙走进银行，随手带上门。

世界各地的银行都自有一套神秘的保安程序，费城信托银行也不例外。例行的仪式从不改变，不过安全暗号却每周变化一次。本周的暗号是一扇半开的百叶窗帘，它向等在外边的雇员们暗示，里边正在检查，是否银行里藏着歹徒，打算将雇员们扣作人质。克拉伦斯·狄斯蒙查看着厕所、仓库、地下室和保险柜区，确信银行里没有藏着人，这才拉开百叶窗，表示平安无事。

第一个进门的总是高级簿记员。他站在紧急警报器旁边，等全体雇员走进银行，他便关上大门。

八点三十分，翠西·惠特尼和同事们一道走进装饰华美的门厅，脱掉雨衣、雨帽和雨靴，暗中窃笑着听人们抱怨这雨天。

“一股邪风刮跑了我的雨伞，”一个出纳员气呼呼地说。“我身上淋得湿透了。”

“我看见两只鸭子顺着市场街游下来，”财务主任在说笑话。

“天气预报说还要下一个星期。我要是在佛罗里达就好了。”

翠西笑了笑，开始工作。她的岗位在电汇部。不久以前，

银行之间或是国家之间的汇兑一直是一项缓慢、复杂的工作，要填各式各样的表格，还要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邮政。电子计算机出现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巨额款项的汇兑瞬息间就能完成。翠西的任务是从计算机中取出隔夜的汇兑款项，再用计算机向别的银行汇兑。所有的汇兑业务都用密码进行，密码定期更换，以防止被人盗用。每天有数百万美元的电汇款项经过翠西之手。这是极有兴味的工作：让维持生命的血液流进全球工商界的动脉。在遇到查利·司丹诺卜第三之前，银行的工作是她的最大乐趣。费城信托银行的国际部规模很大，吃午餐的时候翠西要和同事们谈论上午发生的各种情况。那是很有意思的谈话。

簿记主任德波拉宣布：“我们刚刚中止了给土耳其的一百万元联合贷款……”

副行长的秘书梅伊·特兰顿以神秘的口吻说：“今天早晨开董事会的时候他们决定加入对秘鲁的新援助计划。头一笔就得缴纳五百多万美元……”

银行的保守派乔恩·克雷登说：“据我所知，我们将要花钱参加援助墨西哥的三千万元一揽子救灾计划。对那些偷越国境的苦力，咱们一分钱也不该花……”

“有趣的是，”翠西沉思地说，“那些骂美国金钱至上骂得最凶的人总是最先伸手向我们借钱。”

这就是她和查利第一次发生争论的话题。

翠西在一次金融讨论会上见到查利·司丹诺卜第三。他应邀去作讲演。查利经营着他祖父创立的一家投资公司，他的公司与翠西服务的这家银行有许多业务往来。查利讲完之后，翠西上台发言，反对他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有能力偿

还从各国商业银行及西方政府所借巨额债款的论证。查利起先觉得有趣，后来竟被这美丽女郎充满感情的言辞所打动。他们在老字号的“订书匠餐馆”共进晚餐，一边继续展开讨论。

翠西起初对查利·司丹诺卜第三并没多大好感，尽管她知道他是最引得费城的女人们瞩目的未婚男子。查利三十五岁，是费城最古老的家族中的一个富有而又能干的成员。身高五英尺十英寸，褐黄色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棕色的眼睛，举止有点象迂夫子。翠西想，准是个令人厌恶的阔佬。

查利似乎猜透了她在想什么。他从桌面俯过去对她说：“我父亲相信，医院里的人一定把别人的婴儿换给了他。”

“什么？”

“我是个不肖子弟。我不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不过这话可不能告诉我父亲。”

他的态度坦诚纯真，翠西觉得自己有些喜欢他了。嫁给这样一个人不知道会怎么样成为名门望族中的一员。

翠西的父亲花了大半辈子挣来的家业，在司丹诺卜家的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司丹诺卜家和惠特尼家门不当，户不对，翠西想。油不溶于水。司丹诺卜是油。我尽瞎想些什么呀？全是一厢情愿。一个男人邀我出去吃顿晚饭，我就开始盘算要不要嫁给他。也许今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查利正在问：“明天能跟我一道吃晚饭吗？”

费城有好多热闹的去处。星期天晚上翠西和查利去看芭蕾舞，或是欣赏里卡多·穆提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周末之外的时间里，他们去逛新市场以及社会山的那些别处少见的各式各样的商店。他们在吉诺饭馆的街头餐桌上吃乳酪牛排，又到费城最豪华的餐厅之一——皇家饭店去吃晚餐。他们

去海德豪斯广场采购，然后去费城艺术博物馆及罗丹博物馆参观。

翠西在《思索的人》的雕像前停下脚步。她朝查利望了一眼，笑着说：“这就是你！”

查利对运动没什么兴趣，翠西却很好活动。所以每到星期天早晨她都要沿着西滨河大道或是斯凯基尔河边的马路慢跑。她还去参加星期六下午的太极拳讲习班，练上一个小时，筋疲力尽却又精神焕发地去查利的公寓和他会面。查利是个美食家，喜欢自己动手烹调特殊风味的佳肴，比如摩洛哥的“白丝提拉”，中国北方的“狗不理”包子，还有“柠檬子鸡”之类，然后和翠西一道大快朵颐。

翠西从没遇见过象查利那样一丝不苟的人。有一次他们相约一道吃晚饭，她晚去了十五分钟。他一晚上都不痛快，她也自觉扫兴。从那以后，她发誓跟他约会绝不再迟到。

翠西对男女之事经验甚少，但她感到查利在床上仍保持着他一贯的作风：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有一次翠西想来点大胆的花样，查利却惊骇不已，以至于翠西暗中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性变态。

翠西没想到会怀孕。发现怀孕之后，她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查利从没谈到结婚这个话题，她也不愿让他感到因为有了孩子所以只得结婚。翠西不知道自己是否经受得起一次流产手术，但另一种选择也将是同样痛苦。她能不要孩子父亲帮忙，独自把孩子带大吗？再说，这对孩子公平吗？

有一天，她决定吃完晚饭就跟他讲这件事。她在公寓里为他准备了一个什锦沙锅，因为太紧张把菜烧糊了。她把烧焦的肉和豆角端到他面前的时候，完全忘记了练习过多遍的一套说词，竟直愣愣地对他说：“对不起，查利。我，我怀